

跳躍着的人們
張資平著

古季



跳躍着的人們

張資平著

上海

文藝書局印行

1930, 2. 10. 付排

1930. 3. 10. 出版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 精裝九角
平裝六角五分

上海文藝書局印行

四馬路中市五四九號

(1)

淺黃色的陽光懶懶地由屋簷上流散到窗口來了。像披着輕紗般的初秋的晴光完全把這龐大的都市籠罩着了。

質彬給過街的車聲驚醒了時，覺得頭部像黑鉛般的重贅，不容易抬起來。雖然重新把朦朧的眼睛閉上，但睡意完全消失了，他只微微地吁了一口長氣，過去的哀愁和失意便像黑潮般一陣陣地湧上心頭來。

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

正當質彬的父親拍賣最後的產業時，他便降生到這無情的世界裏來了。

在那時候實在是一個最艱難困苦時代啊！

他的母親原是一個身體健康的農婦，因為臨月，便完全地失掉了她的平素的健康。她躺在一張有四根柱頭的木牀裏。靠近木牀邊安置着一個裝着初生的嬰兒的搖籃。她伸首到牀外來，顯出憔悴的顏色和慘然的微笑，在傾聽着由產房外傳進來的聲音。

“怎麼樣了？沒有辦法了麼？”

當她看見她的男人帶着失望的神氣走近她時，便禁不住要這樣地問。

“地主那方面大概不會再體諒我們的了。的確我們欠他的也欠得太多了。他要沒收我們的一點點的房產，給了他算了，往後再想方法吧。”

她的丈夫雖在努力裝出泰然的神氣，但是苦痛的心情還是自然而然地透露到臉頰上來了。

她的丈夫安慰了她一會後再出去了。

她伸出瘦小的手掌儘在撫摩睡在搖籃裏的嬰兒的頭，不一會她又把臉部縮進被窩裏去嗚咽地哭起來了。

產後的第五天產婦發熱發得很厲害，體溫高達 39.5 °C 這明明是產褥炎，但是無知的農民那裏會知道這種症態的危險呢。

她自己知道她的病症不輕，不敢再去攔阻丈夫花費所存無幾的金錢去請診費高貴的醫生了。

“怎樣呢？我不會就死吧！”

每當醫生走後，她的精神雖是昏沉沉的，但還會這樣地問她的丈夫。

“噯！……”

他低首沉吟了一會後，又抬起頭來看他的病

妻，看了病妻後，又看睡在搖籃裏的嬰兒。

“不要緊吧，不過一般的醫生都是不中用的，今天說這，明天說那，今天說是產後體虧，明天又說是產後感冒。……”

他真不知如何是好了。甲醫生要他買雞給妻吃，但乙醫生又說熱度還高吃不得葷油，真是無所適從。

最使這個農夫痛苦的是終夜妻的苦悶的呻吟和嬰兒的悲啼。

生在沒有錢的人家原是該死的，生在荒落的農村裏那是更該死的了。

她終於拋下這個勤苦終年不能圖一溫飽的丈夫和生僅十天的嬰兒而溘然長逝了。

他把死者草草地埋葬了後，房產又給地主押收去了，對於這村裏再無所戀戀了，他便以掌背滿絡着青色粗筋的雙手抱着尚未彌月的嬰兒離開。

了世居的荒村，流落到這繁華的上海市裏來了。

大都會原是農村破落戶作最後的生存掙扎的收容所。至於他們盡力的掙扎能否維持他們的生存，大都會是置之不顧的。他的運氣還不算錯，竟能在有幾千百萬的失業者的都市裏找到一個足以維持他們父子生活的職業。他到上海來後，不滿一個月，就在一個姓梁的大公館裏當傳達了。

他的唯一的愛兒質彬就是在梁公館的庇蔭下長大起來了的。

質彬的父親具有天賦的奴才資格，因為他生性忠實而誠樸，梁公館家裏上自主人夫婦下至大小男女僕人個個都很相信他，重愛他。因之，質彬從小的時候也就得到了他們的憐惜。

不幸的質彬還沒有滿五週歲，又經着第二次的厄運了。

在他才五歲的那年春，他的父親感染了當時

流行的黑死症，一病死了。質彬的父親死了後，由主人的意思叫新僱的門房去撫養質彬。幸得他歲數還小，對於父親之死不感到怎樣的不慣和慘痛，因為他橫豎是給有錢人像豬狗般地豢養着的。

梁家的主人是個企業家，他在實業界有非常的聲望。他具有精密的頭腦，和酷辣的心腸，所以實業界中人都稱他為梁辣腕。他憑他的一雙辣腕，東榨西剝，近十餘年來掙了幾百萬的家資了。很奇怪的就是同時他在社會上又有梁善士之稱，這是因為他常常肯如九牛之拔一毛的去襄助現社會所稱為慈善的事業。的確，連年以來，他捐助給各善堂，各教會，各小學校的錢很不少了。沾了他的光的人們，當然盡都舉起雙手來稱贊這梁辣腕是個慈善家。

質彬也算是沾受了這位慈善家的特別恩惠的。

一個人了。

他在十一歲那年春，就由他的主人送到一家教會學校裏做一個走讀生。他在白天到學校去上幾個鐘頭的課，早晚就在梁公館裏當小奴才，伺候少奶奶小姐們的茶煙。

這種特殊的恩典在梁家的一般奴才看來，實在是天高地厚的了。

梁辣腕常常對來的客人們或家中人嘆贊質彬的父親生前如何地忠實勤勉，同時也去勉勵質彬要步得上先人的後塵。

教會學校的薰陶表面上把質彬造成了一個狂熱的基督教徒了。他在心裏明明承認耶蘇是瑪利亞的偷生子，但他還是逢人便演講瑪利亞是接受了耶和華的聖靈而懷孕生耶蘇的。他極力去做效牧師們的矯飾的行爲，住教會學校愈久，他愈變為一個謹嚴樸厚的青年了。梁家的人們也愈同情

他愛重他了。

外國牧師在教會裏能夠佔有最高的地位，據他自己說，是由於少年時的努力——循規蹈矩的努力。少年時代要這樣攻苦，努力，日後才得上進。梁家的主人也是由這樣努力成功的，他小的時候不過是個農村裏的牧童而已，但到現在，他是個有數百萬洋錢的富豪了。

“我長大起來了，我要像他們一樣地努力，一樣地謹慎，不可有半點非爲，日後才能夠在社會上得到相當的地位！”

他今年十六歲了。大概是勞働的結果吧，從外表看他，誰都相信他是個二十歲前後的青年了。

他每次聽衣牧師的說教回來後，便很威奮地要立志做一個有爲的人物。

“牧師說的話一點不錯，青年人第一個戒條

是：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還要加上一句，口不說惡話。要這樣，才能做個模範的青年。自己要這樣做去，要努力這樣做去！”

質彬一個人坐在自己房裏的案前，時常這樣地伸出拳頭槌着桌面沉想。但是一睡進被窩裏後，他便悲觀起來，因為他剛躺下來，上帝就離開了他，魔鬼便乘機侵了進來。他發見了他自己的弱點了，他拚命地在被窩裏和惡魔抵抗，捏緊拳頭，流着酸淚，向這個惡魔抵抗。

被窩裏的溫度漸次增高了，他的精神也再次起了浮動。

“少奶奶今年有四十多歲了吧，何以肌膚還是這樣嫩嫩的，肌色也比一般女人們的白幾倍。她笑起來時真是說不出來的嬌媚。……”

毒的血液在他的週身的血管中高漲起來了，同時四肢也起了一種麻醉的顫動。

“是少奶奶，是少奶奶，是少奶奶！……”

過後便是一陣疲倦的襲來。精神冷靜下來後，他才發見到自己的靈魂還是這樣的污濁。於是他又不免回憶到去年冬牧師替他施洗禮時的情況來了。

“你願意把你的身體獻給上帝和我主耶蘇基督麼？”牧師是這樣問過自己來的。

“我願意！”這是自己在當時的回答，——是當受浸禮時的誓言。

“只一次的洗禮還不能洗乾淨我的靈魂的污濁吧。今晚上竟做了魔鬼的奴隸了！”質彬眼睜睜地望着五燭的電光在不住地歎息。

“明天到教會裏的聖壇前去懺悔吧。從明天起，我要痛改前非。從明天起，要恢復我的潔淨的靈魂。明天再早一點起床，把自己應做的工作做完了後，就到學校裏去吧。”

他把雙目閉上，想立即睡下去，因為他怕那種可厭的低級的思索會再來襲擊他的腦筋。

但是輾轉反側了一會，還是睡不着，少奶奶，小姐，最年輕的女僕麗仙等人的面影，一陣陣地在他的網膜上像走馬燈般地重演出來。

“啊！我原不是能夠立志的有為的青年啊！自己的血管中完全是滿貯着墮落性的惡血啊！”

在這瞬間，他不像剛才那樣的悲觀了。

思索重思索，他的腦筋疲倦到十二分了。他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

原书空白页

(2)

梁公館在上海市的極北部的K路上，是一家三層建築的大洋房，前面有廣闊的草場，後面竹籬外是一片荒原。洋房正身的左側有一列片舍，梁家的男性奴才們盡住在這片舍裏，只有質彬一個人是例外，他住在正門廊右側的一間小房子裏。

梁家的少奶奶近四十歲了，看去還像是三十許的女人，她和辣腕之間，有一個今年拾八歲的

男兒，和十七歲的小姐。至於用人方面，有六七名的男僕，——汽車夫，大司務，園丁，茶房等——和四名女僕——兩個老媽子和兩個青年的女婢。

在生理上和心理上以平行線的方式發育起來了的質彬，雖然受着宗教的偉力的鎮壓，還是常常感着非常的苦悶，第一是色情的苦悶，第二是經濟的不如意，到近來新舊約聖經在他也失掉了威信了。有時候，他竟敢在聖母像前發生出不敬的念頭來了。

今天早上果然他發奮起來，在七點鐘前就醒來了。他覺着腦殼裏在隱隱地作痛。他明知道這種腦痛的原因是什麼，但他仍然要硬添加上一個理由，就是昨夜裏的失眠。

他勉強地振作起精神把薄被揭開，忙跳下床來。當他把前面的窗口打開時，一陣新清的朝氣